

東北風雲錄

（十一）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陳嘉驥

風雲緊急回師奉天

楊宇霆出任江蘇省督辦後，張作霖以自己勢力已延伸到長江流域的江浙，山西的閻錫山派使輸誠，華北僅河南尚未收入勢力圈內，正躊躇滿志，認為天下底定有望之際。不料霹靂一聲，吳佩孚果然是百足之虫雖死不僵，在直系將領擁護之下，在武漢出任十四省聯軍總司令。

張作霖對吳佩孚復起錯愕不已，在浙江的直系大將孫傳芳復在吳佩孚支持下，以秋操為名，將部隊分頭向北開拔，接近京滬沿線奉軍，於民國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兵分五路向盤踞江蘇南部奉系軍隊發動奇襲，楊宇霆猝不及防，乃自上海、南京等地倉皇撤軍。張作霖這時本來以為天下已將盡入掌握，遭此重挫，實在丟不起這個臉，遂準備對東南用兵。張乃發佈動員令，李景林為第一方面軍軍團長，張宗昌為第二方面軍軍團長，張學良為第三方面軍軍團長。郭松齡當時為第十軍軍長，隸屬張學良的第三方面軍之內，正奉派赴日本觀操；郭松齡奉召翌日返國並率第十軍前往東南，京榆衛戍副司令一職將由他人瓜代。

郭松齡之被派隨張學良南征，正因為他勇敢善戰，直軍對他也很懼三分；當年張作霖內心打算，是打敗孫傳芳後，由張學良坐鎮京滬，而由郭松齡任江蘇督辦。同時，在張學良把江蘇、浙江地區基礎穩固後，再派大軍由直隸進攻河南，然後奉軍主力隨即由河南沿平漢路直趨武漢。這時張學良亦將率同郭松齡、姜登選等部隊，沿江西上與張作霖主力互相配合，對在武漢担任十四省聯軍總司令的吳佩孚展開致命一擊。倘此一計劃成功，吳佩孚瓦解，張作霖統一中國霸業即告完成。

郭松齡返抵天津時，張作霖正大肆調動軍隊，開往東南前線的京奉鐵路與津浦鐵路的兵車絡繹於途日夜不停，全國各界目光咸皆專注長江流域。郭這時衡情度勢，認為正是他攫取東北政權，進而與羣雄逐鹿中原，甚至統一全國雄霸華夏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因此劍及履及的作成回師奉天取代張作霖的決定。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係郭松齡歷史性的一天，因為過去他縱有遇機取代張作霖的想法，但究屬涵於內而未顯於外，未來如何仍屬未定

之天，可左亦可右。郭松齡可成為倒張作霖自立之梟雄，亦可成為擁護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完成霸業之勇將。倘他遵命隨張學良第三方面軍南下，一戰而敗孫傳芳，其在東北之地位尤其是將來老帥歸天，由張學良繼位之後，他的前途就無可限量而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但是郭松齡在這一天，作出乾坤一擲決定，選擇了成則爲東北王，敗則犧牲一切，話雖如此但是在郭腦海中，全是想像中如馮玉祥一般，由一個軍長，搖身一變成爲控制北京政府操縱段祺瑞於掌中的北洋霸主的夢幻遠景！因爲他已與馮玉祥有了密約，並得李景林不干涉他行動的約定。

郭松齡於十一月十九日及二十日，連續舉行了兩次會議，召集他的文武心腹如齊世英、高紀毅、高惜冰、張振鸞、劉偉、劉振東等，討論趁張作霖專注東南，東北內部空虛之良機，出其不意回師東北奉天的決定。此時倘有人勸郭松齡應慎重不可造次，或可使郭爲之三思，稍一遲疑再有外界之變化，說不定郭之行動會臨時中止亦未可知！但劉偉、齊世英等皆無異詞，千鈞一刻遂決定了郭之前途。

與馮玉祥締訂協定

郭松齡於是首先發表了東北國民軍重要人事決定，其內容為，郭松齡為東北國民軍總司令，宋九齡為東北國民軍前敵總指揮，鄒作華為東北國民軍參謀長，劉振東為東北國民軍第一軍軍長，劉偉為第二軍軍長，范浦江為第三軍軍長，龔雲為第四軍軍長，魏益三為第五軍軍長兼先遣軍司令，柏林為工兵司令，牛元舉為輜重兵司令，彭振岡為臨時警備司令，齊世英為東北國民軍外事處主任。

郭松齡為取得外界聲援，特派李愈三赴包頭會見西北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締訂了馮郭協定。協定內容主要為：彼此同意互相聲援各不相犯，馮玉祥支持郭松齡回師東北打倒張作霖，並由郭松齡以東北國民軍名義統治東北。郭松齡則支持馮玉祥的國民軍在關內的軍事行動，以控制北京政府；雙方並規定以長城為界，劃分為彼此勢力範圍，互不干涉對方內部事務。

郭松齡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揮大軍沿京奉線向東北內興進軍，一路上勢如破竹，先後擊敗韓麟春、汲金純、湯玉麟等部奉軍。遂即佔領山海關、興城、綏中、錦州、黑山、打虎山，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攻佔瀋陽西方門戶之新民，距與兵東進之日尚不足一個月。

郭松齡在起兵之初，曾為他長官也是楊宇霆好友的姜登選猝不及防在山海關附近為郭所執，郭竟把姜處以極刑；這實在是他一個敗筆，而為人所不諒。縱然姜登選不素與郭有派系之分，在

此時此地，充其量予以扣押也就够了，斷無殺害之理；況姜在名份上也曾為郭之上司，也就更不應該如此。在民國以後軍閥混戰中，勝者很少有對失敗者有過份報復之舉；第一次直皖戰爭，段祺瑞為吳佩孚擊敗後，段並不走避租界依然定居北平的團河，吳仍以老師之禮待之。在軍人你爭我奪時，如偶有濫殺者，且多無好下場，如徐樹錚之殺陸建章，後遭馮玉祥及陸承武之報復；孫傳芳在前線，為曾受頑強抵抗頗有損失，殺害被俘將領施××，嗣遭施某之女施劍翹報復；張宗昌濫殺無辜鄭××，其後也在山東濟南遭其後人鄭士誠報復；郭松齡之殺姜登選其情節之不合情理猶甚於前者。

殺姜登選激怒老將

郭松齡之濫殺姜登選，使張作霖手下老將激憤同仇，無怪吳俊陞等領全力與郭松齡作戰了。這與張作霖於郭松齡兵敗身亡後，赦免一切追隨郭松齡兵變人仕，並且任用如故，尤其對郭之核心人物如鄒作華、高紀毅、高惜冰、張振鸞等仍信任有加，就可看出兩人的心胸寬狹的不同。惟有郭之第五軍軍長兼先遣軍司令魏益三率所部投靠馮玉祥；外事處主任齊世英亦不受張作霖之安撫，堅持原則投向廣州國民革命軍陣營。

郭松齡自視過高雖能勇於作戰克敵制果於前線，但缺少謀略，是為其失敗另一主因，當其大軍出山海關，攻下連山灣掩有錦州之際，熱河都統關朝璽派參謀長邱天培商洽合作。關的條件是由郭松齡取代奉天督軍張作霖，關朝璽則率軍

攻黑龍江以取代吳俊陞自任黑督，保全張作霖吉林督軍地位不動，由彼等三人分治東北三省，並表示願尊奉郭松齡在東北為盟主之地位。這本是郭松齡一舉擊垮張作霖全盤勢力之大好機會，孰料他不諳中國傳統兵法上，各個擊破與遠交近攻之策略。竟然不允關之所請，反而提出收編關部隊之議謂：「關都統如願併力倒張，極為歡迎，惟須將軍隊交出改編，都統則調至東北國民軍總司令部服務，事平後另有任用。」

郭松齡在所謂「八一」字剛有一撤之際，即已目空一切，儼然以東北王自居；當時關朝璽已為熱河都統，地位等於省長或督軍（建省者為省長，未建省者為都統，權力與省長同）為東北實力派人物之一。關當然不肯平白交出軍隊，並且由熱河最高省長自貶身價為郭之僚屬；於是取消進攻吳俊陞做黑龍江督軍之構想，坐觀成敗。一般咸認，郭松齡不講求倫理擅殺姜登選，以及不假思索平白失去關朝璽牽掣黑龍江吳俊陞騎兵之良機，其不能成功已屬必然。足見郭雖係一員能征慣戰之勇將，奈何不諳戰略與謀略，宜乎兵敗於垂成！

日兵干預無法進軍

當郭松齡大軍兵臨新民之際，楊宇霆懷於姜登選之被殺，不免胆戰心驚遂連夜逃往大連，張作霖亦以瀋陽空虛無兵少將也準備離瀋陽他去；就在此時，日本關東軍竟佈兵南滿鐵路，聲言不准中國軍隊在南滿鐵路五十里內交戰。日本這項舉措，表面上對張郭兩軍並無偏倚，僅為保護南

滿鐵路安全，實際上却阻過了郭松齡軍的前進，保障了張作霖在瀋陽的安全。

在今日檢討約七十年前，日人出兵干預郭張之戰的原因如下：

(一)郭松齡受過正式軍事教育，頭腦較新，將來所作所為較難預料。

(二)郭幕府中青年，如齊世英等留學國外，多具民族大義及愛國思想，更難掌握。

(三)郭松齡以東北國民軍自稱，因而日人認係與馮玉祥同屬親俄人物。

當年日俄兩大侵略勢力，正在我國東北角逐勢力範圍，彼此均不願見有親對方的中國地方勢力出現。在日人眼光中，張作霖雖非親日份子，但他更絕對不是親俄份子；基於日人以上認識，當然認為張作霖在東北，究竟比打着東北國民軍旗號的郭松齡為可靠。是以日本之出兵南滿鐵路，暗中助張作霖一臂之力，使郭松齡兵敗俄頃之間，並非有愛於張作霖，而只是為了將來侵略東北時比較方便與容易，彼時彼地當然不願見一個親俄勢力興起而已！人所盡知，當年的馮玉祥確與蘇聯方面有密切來往，除了其軍械多係經由外蒙古運往察哈爾與綏遠外，馮玉祥信使往來於莫斯科與包頭之間，馮本人亦曾親赴莫斯科訪問。

騎兵馳援老帥振奮

日兵佈防南滿鐵路後，郭松齡進攻瀋陽之大軍，遂停頓於新民，這時郭欲取瀋陽必須繞道熱河與奉天邊境東蒙地區，然後由北南下進攻為唯一可行之路。不過這時正為東北嚴寒季節冰雪遍

地，行軍困難必將曠日持久，失去勝利機會，郭松齡這時才想起關朝璽這一步棋失去的可惜。當郭松齡想派人迅赴熱河之承德，與關朝璽商量合作，並假道熱邊轉而北上再南下攻取瀋陽時，吳俊陞的黑龍江騎兵，正從黑省西部，經熱河邊緣的東蒙古科爾沁草原，攔腰衝向郭松齡總部後路的白旗堡。

吳俊陞的騎兵，多為北部青年慣於雪中作戰，戰馬在雪地中奔馳快如閃電，一陣快攻猛打，就把郭松齡大軍衝得七零八落。這時在瀋陽的張作霖聞老友吳俊陞騎兵，已到達奉天附近消息，精神振奮，立即發表吳俊陞為討逆軍總司令，兼右翼軍司令，並派兼程趕到瀋陽增援的吉林省張作相為左翼軍司令。張作霖福至心靈，想起郭松齡的郭軍，原就是張學良的張軍，於是加派張學良為前敵總指揮。張學良乃親至巨流河前線督戰，並向郭松齡軍投降；郭松齡部隊對張學良素即具有感情，且有信仰，今少帥已到前線，戰意立即消失。吳俊陞的騎兵更縱橫掃蕩，使郭松齡喘不過氣來，軍隊已不聽調度，紛紛至張學良處反正來歸。此刻，郭松齡自知大勢已去，乃於二十三日脫去軍裝換穿便服，向營口方面逃亡，二十四日經吳俊陞騎兵旅長王永清所部識破俘獲，在解往瀋陽途中，奉張作霖命令就地槍決。失敗之速，死事之慘，民國以來你征我奪的紛亂中，郭松齡之遭遇可說無出其右者，且夫婦兩人同時罹難，一代勇將落此下場，令人惜之！

倒戈失敗局面全非

張作霖所派的直轄督辦，本為雜牌部隊的李景林，在郭松齡叛變之初，彼此曾有某種程度的諒解；在郭松齡舉事後，立將扣押忠張的奉軍師旅長，皆速交天津由李景林拘禁。嗣馮玉祥派軍擬假道李景林防區援助郭松齡部隊，這時李景林已有悔意而覺對張大帥心有不安。李景林乃及時改變心意，除拒絕馮玉祥假道外，並與山東的張宗昌組成直魯聯軍，不惜與馮玉祥兵戎對抗。李景林復由許蘭洲之疏解，重新表示擁戴張大帥，乃將郭松齡扣押之奉軍將領即時全部釋放。

馮玉祥援郭軍被拒於李景林，也是郭松齡在新民徹底失敗另一原因；但張作霖在表面上對李景林仍予優容，可是心中終不免有所芥蒂，不再重用，此為李景林其後失勢下台原因。

郭松齡此項倒戈如果成功，則中國歷史必將改寫，因為郭松齡與馮玉祥沆瀣一氣，東北國民軍與西北國民軍互相支援下，黃河以北殆已為國民軍天下。如此則民國十五年張作霖與吳佩孚攜手言和，驅逐馮玉祥至北漠，張作霖主宰北洋政府那一幕，根本就無從說起。郭松齡倒戈如果成功，中國政局演變，可能有下列數種情形：

(一)郭松齡如果倒戈成功，如願的統治了東北，以他個性必不甘於一隅而滿足，時間一長難免不與馮玉祥為爭霸權奪地盤，演出東北國民軍與西北國民軍火併之一幕。

(二)廣州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在最初郭松齡可能步馮玉祥後塵，嚮應蔣中正總司令的革命軍，使中國表面統一。那麼在民國十七年在北平西山碧雲寺謁國父孫中山靈柩的，除了第一集團

軍總司令蔣中正、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四個總司令外，恐怕要多一個第五集團軍總司令郭松齡了。

(三)民國十九年，南京國民政府實施整軍，馮玉祥與閻錫山聯手反抗中央展開中原大戰。若非吳鐵城與張羣銜命到東北，向張學良做說客，勸張學良進兵山海關，則中原大戰誰勝誰負猶未可知。倘當時是郭松齡的東北國民軍統治東北，則郭幫助馮閻反抗中央的機會，是大過援助中央政府救平馮閻之亂，如此中國此後的大局誰王誰寇也就在未定之天！

(四)郭松齡如果倒張成功，也許沒有九一八事變，縱使有九一八事變，以郭松齡與南京中央政府關係，當然不可能有張學良與蔣中正那種亦師亦友亦長官的關係，那麼根本就沒有西安事變這幕歷史，當然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就難講了。

常蔭槐遭處決之謎

東北人仕雖多指王永江、楊宇霆、郭松齡為東北三傑。但亦有人說，王永江與楊宇霆為東北三傑之一當之無愧，而郭松齡僅在第二次直奉戰中有優異表現，並不足當三傑之一的盛名。

蓋第一次直奉之戰，奉軍全面潰崩，郭松齡因係張學良部下，因而得在在其他部隊之前優先自前線撤軍，其得全師而退，乃拜為太子軍之賜。第二次直奉戰爭，所有奉軍皆因志切復仇，無不奮勇向前，可以說皆有功勞，並非郭松齡一軍獨勝，況導致吳佩孚失敗主因乃係吳部下馮玉祥

倒戈之故，準此而論郭松齡對東北並無特殊貢獻與功勳。基於以上認識，東北人仕因此指東北三傑為王永江、楊宇霆與常蔭槐各具相當理由，東北來台耆宿王慶吉即作如是主張，並有下列敘述：

常蔭槐字翰勳，遼北省梨村縣人，遼寧省（原奉天）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曾任黑龍江省高等警官學校教官，黑龍江督軍署軍法官，東三省陸軍第一師軍法處長，吉黑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等職務。常蔭槐見識宏遠，剛毅有為，有急智每能當機立斷，頗具魄力，其才識不下於楊宇霆，且頭腦細膩，不畏繁鉅等猶在楊宇霆之上。當其代表師長許蘭洲到瀋陽接洽軍務，與總參議楊宇霆折衝談判不卑不亢，總能達到其目的，因此深為楊宇霆所欣賞而訂交，其後彼此往還甚密。從此，常蔭槐在楊宇霆提拔推引下飛黃騰達，張作霖以大元帥執掌北洋政府時，常蔭槐在潘復內閣，任交通部次長代理部務，並兼京奉鐵路局長等職。張學良繼掌東北大權時，常蔭槐任黑龍江省省長，祇因常與張學良親信黑龍江省軍務督辦萬福麟兩人格格不入；常蔭槐建立森林保安隊人數眾多需費浩大，被疑為擬建立私人軍隊而與楊宇霆呼應圖謀不軌。所謂禍福無門，常蔭槐因與楊宇霆關係，而在政壇崛起，也因這層關係，慘遭張少帥處決，令人感嘆！

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在東北建築東西路與西四路，用以包圍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充份表現張氏父子愛國民族思想，而被國人稱頌。實際上此項政策皆係出自常蔭槐的策劃與獻計，尤

其西四路最後一段通遼到北寧路大虎山一段瀕臨接軌時，包圍南滿鐵路即將完成之際。常蔭槐命京奉鐵路局備辦材料，撥付鉅款，嚴令員工遵守機密，分段同時興工，加速鋪軌工作。果然，在此時為日方知悉，遂即向北京政府大元帥張作霖提出口頭抗議，張不得已命令停工。這時，常蔭槐奉令後，因知係口頭抗議，在外交上算不得數，反而下令晝夜趕工，剋期完成。迨日本正式抗議，外交總長羅文幹書面命令停工時，常蔭槐報告，大通路已修竣全線並已通車，造成既成事實，日人無可如何，足見常蔭槐之有担当、有能力！

常蔭槐出任京奉鐵路局長時，因該鐵路係由英國借款所築成，鐵路局內重要職務，幾乎全為英人所盤踞。英人趾高氣揚，待遇均以英鎊計算高出國人職員多多，處處顯示蠻橫態度，常蔭槐披閱借款條約，知殊無以高薪養英人之必要。常蔭槐首先對英籍主管有舞弊嫌疑者，立予查辦，有據者皆行免職；對其他職員則根據任職契約，屆期者亦一律予以解職，從此局內主管皆由國人任之。同時，京奉鐵路局業務極佳收入甚鉅，一向皆存入英國匯豐銀行，常蔭槐亦命令取出，改存中國各銀行，祇此一端備受國人讚譽。常蔭槐並利用京奉鐵路之盈餘，修築包圍南滿鐵路的西四路與東四路；國人每將張作霖父子包圍南滿鐵路愛國行動，歸功於督工主持之高紀毅，實際上常蔭槐實為首功也。

民國十六年，張作霖以大元帥主持北洋政府，潘復任國務總理其內閣各總長多為奉系人物，常蔭槐受邀出任交通總長。因為，按照規定，常

如担任交通總長則必須交出京奉鐵路局長，總長不能再兼所屬單位主管；常蔭槐則自願出任交通次長而代理部務，而仍得兼任當年收入最多之京奉鐵路局長。在常蔭槐代理交通部務時，成立交通總聯絡部於北京，統一指揮京奉、京漢、津

名人名聯集粹

(七)

劉兆田

要升官的別進來，
想發財的請出去。

這是蔣經國先生在重慶創辦中央幹部學校，校門口的一副對聯，據說出於蔣氏手筆。他雖於少年留俄，經十年回國，而其國語文之造詣却非等閑，他所創名聯甚多，如「要為工作而生活；不為生活而工作。」要能犧牲享受；才能享受犧牲。」等等。經國先生常以于謙名詩教育幹部，這首詩選得真好，即「千鍾百鍊今下山，去到江湖走一番，粉身碎骨所不計，要留清白在人間」；為人處世，清白何其重要。中共大帥徐向前去世，中共某政要也輓以「兩手打天下，一身維清白」。

湖本無愁，笑南朝迭起羣雄，不及佳人獨步；
棋何無勝，為北道誤投一子，致教此局全輸。

這是王大經題南京莫愁湖勝棋樓聯。自古英雄美人相提並論，並且兩者相得益彰，英雄不偶美人，似不足以顯其風彩；美人不伴英雄，似也難留芳後世。至以下棋，比喻政局，更所常見。下棋之勝負，往往決定於一子之得失，而政局之成敗，也往往決定於一策之良窳。

虎踞龍蟠，全國中原大一統，

山園水抱，是更名園小五洲。

此為紐永建於抗戰勝利還都，題南京玄武湖聯。因湖中有五小島，而名五洲。當時萬想不到國民黨會「贏得勝利，失去大陸」；因此如今面臨台灣現狀，有人担心中國民黨，不要又將「贏得經濟，失去政權」。

興廢總關情，看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幸此地湖山無恙，古今纔一瞬，問江上才人，閣中帝子，此當年風景為何？

此劉坤一題江西南昌滕王閣聯。此閣為高敞古蹟也是名勝。由於多年失修，已破敗不堪，中共現已將其重修，恢復舊觀。滕王閣之所以名滿天下，而賸賓王之滕王閣序，有以致之。足見人物加以文彩，始更能傳諸後世。

樽前帆影，檻外嵐光，數勝蹟重重，都向江頭開畫本，樓上仙人，閣中帝子，溯遊踪歷歷，又來亭畔吊忠魂。

此安慶大觀亭鄧庭楨聯。該亭位於安慶高地，乘船往來長江，看來至為顯著，憶及台北陽明山後山有亭，聯曰：「仰望衆星樽前落，俯視羣山足底生。」讀來也頗令人神往。

的強烈愛國觀念！

民國十七年，張作霖不顧日人之反對，毅然離開北京回師東北，當張之專車駛抵瀋陽近郊皇姑屯，京奉鐵路與南滿鐵路交會處時，為日人預設炸藥將專車炸毀翻倒之際；日本軍三步一哨，五步一崗，如臨大敵，擺明公然挑釁姿態，並不避諱其爆炸陰謀，當此雙方劍拔弩張之際，受輕傷之常蔭槐對憤怒不已的張大帥衝隊高呼：「我們不要開槍！」由於常之急智，避開了日軍公然侵略危機，乃將張作霖抬至東三省巡閱使署，偽稱張僅受輕傷，等張學良化裝返回東北始公佈真象，概此時一切已部署停當，不虞日軍趁亂與波作浪矣！

楊宇霆與常蔭槐被張少帥狙殺於會客廳內，其原因究屬為何迄今仍是迷團。民國八十年三月間，張學良在華視頻道稱楊等準備叛亂；而在當年則有兩種說法：

其一，楊宇霆與日人有所勾結，準備取張學良地位而代之；其二為常蔭槐有私信託人交南京國民政府當局，表示東北事情可直接找楊宇霆或常蔭槐即可，不必經由張學良。不料張學良對楊常二人行徑早已懷疑，因此將常之信函半途截獲，而肇發慘案！

茲者楊宇霆、常蔭槐已死去六十餘年，墓木早拱，據聞常蔭槐夫人早於民國三十八年來台，於十數年前始逝去，雖滄桑多變，此一段歷史主角的張少帥，仍奇蹟般健在人間，真象究竟如何？是否就是一如張少帥所指，常楊真的準備叛亂？

(未完待續)